

中國古代 鬼神文化 大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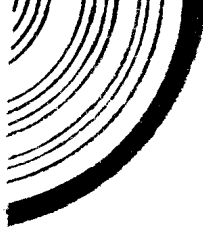
尹飛舟
等著



ZHONGGUOGUDAI
GUISHENWENHUA
DAGUAN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中國古代 鬼神文化大觀

ZHONGGUOGUDAI
GUISHENWENHUADAGUAN

尹晓峰 吳 其 鄭春霞 著
黃海平 汪桂香 孫海龍 校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赣) 新登字第005号

书 名: 中国古代鬼神文化大观
作 者: 尹飞舟等
出 版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印刷公司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9 插页 2
字 数: 44万
版 次: 199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3,000
定 价: 10.80元(平) 13.80元(精)
ISBN 7—80579—172—4/G·14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清风生明月 玄语话鬼神

（代序）

茫茫宇宙，是否存在超人的智慧？昊昊苍穹，斗转星移，其中是否蕴含着伟大的意志？漫漫人生，坎坷浮沉，是否有着神秘的运数？生死之间，幽明殊路，是否也有着超验的感应？……这都是古老而久远的话题。在科技昌明、理性之光如此明耀的今天，这些话题难道还能令人玄惑？

如果我们走出理论的宫殿，去到生活的清流中畅游，那么就会深深感到，这些话题仍然具有迷人的魅力。虽然融进了现代生活内容，但信仰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在人们的生活中，鬼神崇拜的遗迹随处可见。神龛上挂的仍然是“天地国亲师”的牌位，旁边配享老君观音、城隍土地。在这些享受人间香火的神灵中，还可以清楚地辨认出古代天神、地祇、人鬼三大祭祀系统；道观佛寺，香雾缭绕，善男信女们坐着旅游车从四面八方赶去进香还愿；司机的驾驶室里，偶尔也摆上一尊神像，祈求神明护佑平安；清明时节，就是那些最现代化企业的职员，也会匆匆赶去扫墓祭灵；传统节日里，在家宴开始之前，人们总不忘献上一瓣心香，默祭逝去的亲人。更有甚者，在现代化的都市里，还出现了所谓“地府银行”。据说在那些偏僻阴暗的小巷里，“小小店铺，堆放着给死人用的纸币、纸符，还有死人穿的纸衣、纸裤以及卜卦算命的书和帖子等。纸钱均为套色印刷，纸张厚实，图案讲究，每张都象真钱一样标有序号。其中面额为1万元的纸币中央是头戴皇冠的阎王头像。签名的位置赫然

印着‘冥都银行行长玉皇’和‘副行长阎王’的英文签名”。^①玉皇大帝兼上了“冥都银行”行长，阎罗王兼上了副行长，人间的从商之风竟也染及鬼神，也真令人觉得滑稽。不过，这些银行的客户恐怕都是认真而虔诚的。

前些年，社会上先后出现过三次与神秘信仰有关的热潮，这就是特异功能热、气功热和命相热。当时，耳朵认字、通灵感应、意念搬运，各种新奇的传闻不时出现，人们感到新鲜而好奇。对那些高功夫的气功大师，人们趋从如云。从普通百姓到高层官员、专家学者，都对他们表示出虔诚的敬意。随着算命看相书籍的流行，街头出现“科学算命”招牌的同时，一些知识分子也“玩”起了算命。这些江湖地摊文化，竟也渗入了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

诚然，这些超常的功能、神秘的体验和运数，也许是一种客观实在，今天的科学还无法对它们作出明确的解释。不过，这些热潮影响之大，传播之速，真是令人吃惊。在气功文化中，大师们穿墙遁身，呼风唤雨，其功夫之神，行迹之幻，已完全可以与古代神仙传说相媲美。这种狂热后面，是长期积存下来的信仰和观念。

8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教授查尔斯在香港作了一次关于鬼魂信仰的社会调查。他对1500多个各阶层的香港居民进行了电话采访，给近2000个中学生发了调查表。向他们提出了以下问题：“你相信世界上有鬼魂存在吗？”“你遇见过鬼魂吗？”“你害怕鬼魂吗？”“你对突然发生的事，事前有预感吗？”等等。90%以上的人都认真配合，给予了回答。从这次调查中，查尔斯获得了大量生动的原始资料，许多人都叙述了自己的一些奇怪的经历。读他所收集的调查报告，就跟读古代的鬼话一样，

^①见1991年7月7日的《长沙晚报》。

恐怖紧张而饶有情趣。

根据查尔斯教授的统计，香港居民有50%的人相信鬼魂。在现代文明的大都市香港都有这么高的比例，可以推想，在内地的广大乡村山区，相信鬼魂的比例也许还要高。

因此，鬼神信仰的消失与现代化的进程并不一定相称。不少中国人对于鬼神是亦敬亦惧，又喜说喜闻，他们在古老的鬼神文化原型上花样翻新，用现代的、科学的语言编织出新的神话、鬼话和怪话，在虚幻的世界中寻找一种寄托和意趣。这种沿袭了几千年的鬼神崇拜，蕴含在民间的习俗、志趣和观念思想之中，形成一个流动的、活生生的鬼神世界。

把眼光从现实转到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一个信仰鬼神很深的国度。不过，民间信仰鬼神风气虽浓，但作为正统文化的儒家却是排斥鬼神的。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对鬼神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后来的儒士就一直恪守祖训，对这些荒诞不经的神仙鬼怪听其自然，不多涉足。清代作《阅微草堂笔记》的纪昀，在讲了一大通鬼话之后，也不忘反躬自省：“前因后果验无差，琐记搜罗鬼一车。传语洛闽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因此，鬼神文化被排斥在经史之外，而流入笔记野史，形成一个与正统文化所不同的世界。经史讲的是修身治国、纲常名分、立功立德，是一些很严肃的大事，似乎显得规规矩矩，一本正经。而在鬼神世界里，什么奇思异想、稀奇古怪的事都可抛出来，人们的自由天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发挥，恐惧、喜悦、孤愤、痴心、好奇，各种各样的思想情绪都可在这里得到发泄。这个世界因而显得更为奇妙多姿。中国古代的鬼神文化典籍，可谓异常丰富、一脉相承。对此，笔者无意作史的叙述和分析，只是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几部，就其与正统文化的关系，来考察它们所体现的民间鬼神信仰与文人的自由精神。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神话的渊藪，又被称之为“古老的巫书”。这部3万多字的书中包含了大量的人兽混合的神怪、异闻，还有关于“不死之药”、“不死之民”以及“巫都”的记载，也是仙话、鬼话和怪话的源头。这部书历来被看作荒诞不经，为儒者所不重。还是汉代刘秀因为考验一些稀奇古怪的事物引为征应，向皇帝推荐之后，才广传开去。其用意也只是为了“考祲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大史家司马迁说得很明白：“自张蹇使大夏之后，穷河源，恶睹所谓昆仑者乎？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出于正史的眼光，他对《山海经》是冷落的。真正喜欢《山海经》的是那些个性比较自由而狂放的文人，如幽默滑稽的东方朔，据说他还是《神异经》、《十洲记》等志怪的作者。再就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晋代陶渊明，他是《搜神后记》的作者。还有擅长阴阳术数，好作游仙诗的郭璞，他为《山海经》作注，以“令逸文不坠于世，奇言不绝于今”，宣称，“非天下之至通，难与言《山海》之义矣。”

《楚辞》是包含鬼神掌故最多的一部古代诗集，它与《诗经》不同。《诗经》基本上是北方中原文化的产品，在这部经过孔子删定，被尊为经的诗歌总集里，是找不出多少鬼神事迹的。而《楚辞》基本上可说是大诗人屈原的专集。屈原虽然也精通中原文化，但他的诗歌所立足的是“重巫鬼”的楚文化，他从民间祭神的巫歌中吸取养料。在诗歌中升天入地，穷根究底；游仙问神，卜筮唱巫；文彩斑斓，有如云龙。后世学者以一大堆的象征比喻来分解《楚辞》，将它比之于风雅，说是“怨诽而不乱”，“好色而不淫”。实际上，因为现实世界太污浊，诗人就勾画出一个无比美妙的鬼神世界，在那里寻找精神的安慰。屈原的《远游》“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至”，是游仙诗的滥觞和典范，为后代词人所仿效。比如魏晋时期的一些放荡不羁、不循礼俗的文人名士，“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是“酒中

仙”的李白，“我欲乘风归去”的苏轼等，形成了一种诗歌传统。他们在描绘出美好的“神仙”境界的同时，也寄寓了自己的自由精神。

鲁迅先生曾指出：“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在众多的六朝志怪中，晋人干宝的《搜神记》是最有影响的一部。干宝曾经任过史官，著《晋经》20卷，时人称为良史。不过，他这个史官比较特别，他信鬼神，又性好阴阳术数，因为家境贫穷而请求出任地方官。据说干宝的家族中出现过不少鬼神灵迹。他父亲死时，妾被推下墓室陪葬。10年之后，干宝的母亲死了，打开父亲的墓室时，陪葬的妾竟还活着，后来还活了好几年。干宝的兄长常常生病，曾经气绝几日后又复苏，醒来后诉说自己看到了天地间许多鬼神，历历如梦。干宝受这些事情的感悟，就从古书上搜集资料，又采集民间传闻，“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从干宝自己所作的《搜神记·序》来看，他撰《搜神记》的目的有二：一是“发明神道之不诬”，这与当时“鬼神实有”的社会信仰相符合；二是“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着意为人们茶余饭后添些谈助。因此，《搜神记》的影响很大，为后世众多志怪小说所仿效。

北宋初年出现了两部大型类书，这就是《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都是李昉等学者奉命编修的，但两部类书的遭遇却不同：

以修文御览，古文类聚、文思博要，经史子集1690余种，编成1000卷，赐命《太平御览》。又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编成500卷，分55部，赐命《太平广记》。镂板颁行，言者以《广记》非后学所急，收板藏太清楼。于是，《御览》盛

传，而《广记》之传鲜矣。^①

集录经史子集的《御览》盛传于世，而编自野史传记小说的《广记》则收板于太清楼。这看似偶然，但一收一放之间，已经微妙地体现出统治者的意愿和态度了。《太平广记》用书达400余种，对鬼神异闻作了初步的整理编定，神话、仙话、鬼话、怪话、佛话、方术等各种形式，都充分地得到收集，可以说是古代鬼神文化的大结集。虽然朝廷没有及时刊行，但《广记》后来还是流行于民间，而且备受欢迎。南宋的说话人必须“幼习《太平广记》”。宋元的话本、杂剧、诸宫调等民间艺术也常采用《太平广记》中所载的故事。宋代以前，志怪小说中鬼神多为实在的信仰，宋代以后，明清出现了大量的神魔志怪，已是借鬼神以写世情，鬼神渐渐从信仰领域更多地转入审美领域，《太平广记》和宋代的笔记志怪则是二者的桥梁。

明清时期，作为信仰的鬼神观念趋于淡薄，这是就大量的神魔志怪中的文学表现而言的。在民间，鬼神信仰一直存在，并延续到今天。在清代众多的志怪小说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成就最高的一部。作为文人，蒲松龄的身世也是比较凄凉的，科举仕途走不通，只得给人当幕僚或教书为生。“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他感到这个世上“花面逢迎，世人如鬼”，因而产生一种孤愤之情。在他那篇才情并茂感人至深的短序中，蒲松龄自称“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明确表示在苍茫天地之间，不屑与权贵为伍，宁可与鬼怪同流，“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他把鬼怪故事作为寄兴遣怀之作，把自己对于世情的考察与鬼怪故

^①明人谈恺校刊《太平广记》补书，《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二页。

事融为一体，使《聊斋》成为志怪小说的最高峰。在这以后，出现了一批仿《聊斋》的笔记志怪，如《子不语》、《夜谭随录》、《谐铎》、《阅微草堂笔记》等，它们的文学价值不如《聊斋》，却与《聊斋》一起，汇成了古代中国的最后一段谈鬼论神的湍流。

因此，以经史为代表的正统文化与见于笔记野史中的鬼神文化是古代中国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两种传统并非是彼此隔绝、漠不相关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正统文化对于鬼神文化往往采取排斥，有时甚至是抑制的态度，但也任其存在。受正统文化的影响，鬼神文化也把伦理纲常搬到鬼神世界，但其根基仍在民间巫风，因而自有其特点和活力。在笔记野史中，鬼神信仰又与文人的自由精神相汇合，经过文人加工这一中介，鬼神文化又从信仰领域进入到审美领域。

近代学者梁启超在其《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一文中提出：“吾国有特异于他国者一事，曰无宗教是也。”的确，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道佛来看，佛教非中国本土所产生，虽然它后来在中国生根并开了花；儒教和道教都重现实，轻彼岸，类似于基督教的宗教在中国的确没有产生过。在西方社会生活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宗教所体现的超越精神和灵的生活，在中国也许就由鬼神信仰来承担了。虽然鬼神信仰被视作“小道”而被正统文化所轻视，但它比起纲常礼教来，要更为古老。它是中国文化精神结构的一部分，具有更为深刻的精神本源和更为丰富的思想原型。

对纷繁复杂的鬼神文化进行分类研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在鬼神世界里，充满了妙然天趣和原始活力，理性的绳墨在这里往往显得有些拘谨，任何的归纳都会觉得不够完善。因此，我们最好还是先从具体的现象考察入手。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许多鬼神故事都以一个事物为原型，围

绕这个事物展开。比如，古代关于龟类的故事就很多，如“神龟万岁”（郭子横《洞冥记》）、“龟女戏人”（孔约《志怪》）、“鳖报佛恩”（道世《法苑珠林》）、“孔愉救龟”（干宝《搜神记》）、“韦丹放鼃”（薛渔思《原化记》）等。它们初看都显得驳杂无序，但深入分析，其演进之迹非常明显。中国古代视龟为能通神的灵物，因此而有龟卜。龟越大，年岁越久，也就越神，就有了“神龟万岁”。再与“物老成精”的观念相结合，就出现了“龟女戏人”。佛法东来，“鳖报佛恩”中的放生得报观念渗入，就产生“孔愉救龟得禄”的故事。而“韦丹放鼃”中，鼃精窃天机以授恩人，就把放生报恩与通达神意融合起来。龟的特性是关于龟的神灵观念的原型，而这种龟通人意的观念又成为后来神龟故事的原型，依次迭相发展。同一原型的故事不断繁衍，形成一个故事群，原型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也不断地丰富深化。这种过程往往不是自觉有意为之，而是潜移默化之中的精神运动。文化原型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充满生机的，文化原型也是有层次的，它们可以不断地融汇归纳，表达一个更大的文化主题。

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鬼神文化分为神话、仙话、鬼话、怪话和方术五个大类，它们各自聚合了众多的故事原型，展示了五个较大的文化主题。

在鬼神文化中，神话最为古老。我们常说“神话是人类童年的产物，是原始初民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反映人类和自然界的斗争”。这一外来的定义似乎不大切合中国神话的实际，与西方民族不同，西方民族有一个明显的神话让位于宗教的时期，而中国古代神话“旧的信仰无从脱尽，新的信仰又不断产生”。原始初民对于自然神灵的崇拜大都保存下来，转化成新的形式。

比如，民间所信仰的最高神“玉皇大帝”，就源于殷周时期对天的崇拜。殷周时期人们崇拜天，把天作为至高无上具有人

格意志的主宰，形成了“上帝”、“天帝”的观念。后来，从道教那里借来了“玉皇”的名号，又附和民间传统的生辰行迹，形成了这么一个统驭三界的大神。《山海经》中“人面虎齿，披发戴胜”的西王母，也经道流的虚构与民间传说的加工，演进为王母娘娘。古代的星辰崇拜演进为“星君”、“星官”，古代的“雨师”演进为龙王。由于统治者文化、宗教加工与民间巫风三大势力的渗入，古代的神话成为一个不断更新的开放性系统，信仰的偶像形式虽有变化，但信仰的总体框架并没改变。

因此，神是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它主宰着宇宙万物和人间祸福。大至王朝的兴衰更替，小至个人的穷通，收成的好坏，冥冥之中都有神明在主宰。神存在的基础是祭祀，只有不断显示灵迹，影响人间命运的神才能不断地享受人间香火，受到人们的信仰，否则就会渐渐被遗忘，为新的神灵所取代。对于这种神秘的主宰力量，人们希望了解它，取悦它，跟它打交道，这就产生了神话。所以，神话的主题可以说是命运。

在道书中，仙人们的生活太美好了，他们自由自在，“乘云气，御飞龙”，“服仙丹，吸琼浆”，逍遥自在，不问世事，以致人们认为“仙话表现了统治阶层追求长生不老的腐化思想”，“仙话比神话品位要低”。或者把产生于西部高原的称为“昆仑山系神话”，而产生于东部海滨的则是“蓬莱仙话”。

其实，仙与神虽然区别明显，但仙来源于神。在比较原始的神话中，神也是会死的，如盘古、女娲和夸父等都死了。仙的出现是与不死之神的观念一致的。传说中最早的一批仙人，就是亦神亦仙。黄帝是神话中的大神，据《庄子》所说，他是得道之后乘龙升天的，仙人赤松子又曾是黄帝手下的雨师，彭祖据说是神颡项的玄孙。李养正在《道教概述》中曾说，“仙与神有所不同，大抵天神是执政管事的，如人间帝王和下属官吏；仙则是不管事的散淡人，犹如人间的名士和富贵者”。尽管在理论

上可以对神与仙加以区别，但民间把它们看成一回事，统称作神仙。

仙话的主题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对永生的追求，对死亡的逃避，二是对逍遥清高的追求与对浊俗的逃避。不管是统治者希望成仙，以无限延长其世俗的享乐，还是劳动人民感觉到生活的苦难而向往世界的美好，其中所蕴含的都是从现实生命中寻求永恒，能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则是道教。

再说鬼。中国的鬼话异常丰富，从《墨子·明鬼》中的“杜伯报冤”到清代笔记小说中的鬼故事，乃至现代关于鬼的传闻，鬼话蔚为大观。产鬼、厕鬼、水鬼、吊死鬼、虎伥、女鬼……各式各样的鬼都有，中国人的想象力在这里显得极为丰富。

早期关于鬼的看法比较粗糙，认为“人死为鬼”。人死了之后，魂就到另一个世界去住。这时的鬼具有一种实体性，象《墨子·明鬼》中杜伯鬼魂所化的鬼，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数千人的观看之中追杀仇人。据王充《论衡》中所引的资料，鬼还可以用绳索绑起来喂老虎。此时还出现了神形魂魄理论，这是一种二元论的生命观，即认为魂主神，魄主形，魂善而魄恶，形与神，魂与魄结合在一起，人才具有完整的生命。佛教传进华夏之后，鬼的观念就发生了变化。佛教的地狱鬼魂、善恶报应、因果轮回的学说要精细得多，因此，佛教的传入在当时不啻是一场思想革命。佛教教义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的影响，“然归于玄微深远，难得而测，故王公大臣观生死报应之际，莫不矍然若失”。此后的鬼话就与轮回报应观念结合在一起。人死之后作鬼，并根据其在世的善恶，决定其投胎转世，或是下地狱受苦。

因此，鬼话的主题是死亡。死亡既是生命的终结，也可说是生命的归宿和最后阶段。死亡就象是一道黑暗的河流，把此生与彼岸隔断了。人们希望了解死亡，了解人死之后的情况，

因此，死亡一直是最有魅力、最为古老的话题。鬼话所表现的就是对死亡的一种解释，各式各样的鬼代表的是各式各样的死亡。在鬼话中，鬼的形象十分可怕，披头散发，面色惨白，尖尖的手爪，长长的舌头，还张着血盆大口，声音阴惨可怖。其实这些形象根源于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鬼话实际上就是死亡的具象化。

中国古代有大量的精怪故事，我们称之为怪话。“精怪”包括了精和怪。“精”是事物变成的精灵，按照“物老成精”传统观念，事物存在的时间一久，就会具有某种灵性和神通，最常见的就是化形祟人。“怪”则是妖怪，原本是指自然界的一些弄不清原因的异常现象。古人认为这些现象的出现会给人带来灾难，因而是很可怕的。二者结合就形成精怪，早期的精怪是害人的，到了明清时期，文人的笔记志怪中才大量出现善良美好的精怪。

精怪起源于“灵兽崇拜”，原本是一种古老的信仰。在《山海经》中大量出现的人兽同体怪物，就是精怪的原始形式。因为人兽同体的神比起人神同形容易接受，精怪更为古老原始，后来的精怪故事，实质上就是这种远古信仰的一种递进。只是精怪故事加进了人们对事物的经验和印象，在其神灵的基础上因物赋形表现事物的特征，就产生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精怪。

比如，精怪中最常见的狐精，就总是与美色连在一起，具有一种幻惑的特点。大概与狐狸的狡黠灵敏的特性有关，中国古代把狐狸看成是一种媚兽，《诗经·有狐》就借狐起兴，表达求偶之情。表现在精怪故事中，狐狸大都幻变成美色感人。再看关于水族的怪话，往往表现放生和报恩的主题。这也许就是由于水族易被捕杀，常常作为放生还愿的对象，再加上佛教禁杀生、善恶报应思想的灌入，就大量产生这类放生报恩的怪话。还有关于扫帚的怪话，总是与作祟连在一起。这大概是因为扫

帚总是与秽物打交道，因而秽气很重。民间迷信认为被扫帚打了不走运，扫帚星出现就会有灾。那么扫帚变成的精怪，当然就会害人。此外，鹤与长寿、牛马与转世还债、花与服饵婚恋、血与凶杀、猫与死丧、虎与通变……怪话中大量意象关联，都是古人在长期的观察中对事物特性的一种经验，在“物老成精”的观念下，以精怪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怪话的主题是“万物有灵”，或者说是以神灵方式表现出来的对事物的一种认识。

鬼神文化的第五大类是通神术。神仙鬼怪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现实世界的人要与之相通，就得通过某种途径。这各种各样的通神途径，我们总称为通神术。它包括占卜、修行、法术、梦幻、祭祀等等。中国古代通神通鬼的故事极多，这里，我们不妨仿照“神话”、“仙话”的命名，称之为“术话”。

在各种通神的途径中，梦幻是很重要、很普遍的一种。古人对作梦不理解，认为睡觉时，人的灵魂就离开了身体到别处去游玩，梦境就是灵魂在别处游玩的经历或是神鬼的启示。因此，神仙鬼怪要与人交往，就可以通过梦来进行，甚至人与人，物与人的通灵感应，也可通过梦来进行。

祭祀也是沟通人与鬼神的一种手段。“祭者，际也”，“祭”有交际的意思，即人与所祭祀的对象进行交流。中国是个重祭祀的国度，于家于国，祭祀都是大事。通过各种祭祀活动，人们祷告鬼神，请求它们护佑，也表达自己感恩崇德之心。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就是说在祭祀时要诚心诚意，好比神就在眼前一样，与神进行心灵的交流。

就其本原意义来说，占卜、法术与修行都是通神的途径。占卜是测知天命神意的手段，各种卦象、云气、星象、签示等都被看作神的启示或天的垂象，只有通过它们才能了解神的旨意。法术是暂时赋与施术者的一种超自然的能力，可以请神赶鬼，直接与鬼神打交道。修行是通过各种修炼、脱离凡俗，直

接成为神仙。然而，这些活动又具有“准科学”的性质，比如易卦之与预测，炼丹之与化学，都具有一种科学萌芽的意义。

因此，在鬼神文化中，术话的天地无比广阔，内容也极为驳杂。但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通神，代表一种对于超自然力量的了解的愿望，也包括了古人对于未知世界的了解，于是就出现科学与迷信同源，智慧与愚昧同在的景象。

上面对古代鬼神文化作了一番粗略的巡礼，这个世界的景象之奇美壮观令人着迷，这是一个被人们忽视的领域。“五四”以前，鲁迅、闻一多、茅盾一批学者也曾对中国的鬼神文化作过些研究，但都集中在神话，且遵循的是西方神话学模式。面对西方民族的系属完整、结构宏伟的神话和英雄史诗，常常感叹中国神话的零落和稀少，有如散金碎玉，缀不成篇。其实，只要我们改换一下思路，根据中国鬼神崇拜的实际，不只是孤立地研究神话，而是把神话、仙话、鬼话、怪话和术话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就会骤然发现，中国的古代鬼神世界里，天地是无比广阔，风光是无比的绮丽，这里也是民族精神的宝库之一。

于是，在这种文化原型论和整体观的指导下，我们写作了这本《中国古代鬼神文化大观》。究其原意，既非搜奇猎怪，发思古之悠情，亦非营营苟苟，谋蝇头之微利。记得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曾对宗教起源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傻子遇上骗子”，于是就产生了宗教。这种观点也曾被我们用来说明鬼神信仰，把祭神信鬼、术数占卜等都看作是欺骗劳动人民的封建迷信。应该承认，这种“骗子说”对于解放思想，曾经起过震聋发聩的作用，也是思想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不过，在今天看来，这种理论似乎过于简单粗糙，因为仅仅鉴定出这一切是迷信显然是不够的，应该对鬼神信仰的各种现象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分析它们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进行深层的批判转换，只有科学与真理之光所照耀的地方，迷信和愚昧才会真正消失。

因此，我们阅读了大量原始资料之后，力图以历史的眼光对它们进行初步地分析整理。希冀在繁杂的故事中，分析出它们的原型，追源溯流，理清各种故事原型的来龙去脉。我们都醉心于前辈学者周作人先生的知识小品，它们内涵丰富，语言隽美而引人入胜，于是甘冒“效颦”之讥，以小品文的形式来写作，以求做到知识性、趣味性和学术性的结合。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鬼神文化现象，这是鬼神文化的基础。我们按照民间习惯信仰分为神仙、鬼魂、精怪、仙境、占卜、法术、祭祀、修行和梦幻九篇。神话和仙话，从理论上讲可以分别清楚，但在民间信仰中，二者往往混在一起统称之为“神仙”，因此我们也就把“神仙”列为一篇。“仙境”本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列在“神仙”篇里，也无不可，但“神仙”讲的是各个神仙的起源和演变，与“仙境”并不一样，就把“仙境”单列为一篇。占卜、法术、祭祀、修行、梦幻，都是通神的途径，属于“术话”范围，但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内容，因此也分别列为五篇。总之，对纷繁复杂的鬼神文化现象进行这种分类，完全是一种尝试性的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二部分是鬼神文化观念，这是鬼神文化的核心。我们分为“儒家鬼神观”“道教鬼神观”、“佛教鬼神观”和“无神论”来进行介绍。儒道佛是中国古代的三大精神支柱，它们的鬼神观念基本上可以涵括中国古代的有神论。儒家对鬼神的基本态度是“敬而远之”，除了重天命、重祭祀之外，对民间的鬼神崇拜往往采取排斥的态度，从深层意义上说，具有一定的无神论倾向。鬼神思想系统而有特色的是佛教和道教。无神论在中国是有其光辉历史的，但中国古代无神论基本上是从经验出发，就事论事，还不能站在理论的高度，从本质和本原上进行考察。